

想念起澳门的雨。

去过几次澳门,毎回总是逢到雨。雨穿过板樟堂的路面,打湿了楼头高耸的洋房,大三巴的头脸人眼明净荒寒。观音大士塑像洗尽了浮尘,庄严清新,泛着幽幽的光。曲折走进迷宫式长巷短巷,和风连绵浮想也连绵,细雨翩翩浮想更翩翩。

很多年前,初入澳门,船从香港码头离岸,兜头是场大雨。午时到澳门,雨势方才小些。天色晦暗着,走进小巷子,陡然觉得悠长宁静。风轻轻吹,是斜斜的秋风,空气新鲜而润泽,绵密的雨脚,紧跟身前脚后,凉凉的水意贴着肌肤。

左右商铺流出一帘帘雨线,深深浅浅轻轻重重叮叮咚咚一滴滴敲击地面。近旁恰有一小饭馆,穿过屋檐雨,雨飘在脸上,头面温软。人立定了,雨下得又大了一些,越发觉出檐雨如帘。雨打湿院墙,也打在临街的窗上,打在庭院景观树上,往事苍茫的意蕴便弥漫眼前了。

侍者领着我们坐在小餐台边,清风自门边吹来,是遥遥的海的气息,也有饮食的气息,雨的气息,红尘器器的气息。饮一杯清酒,浅平碗,小陶瓷杯盛饮。清酒滋味清新略携微辣,像温和而坚韧的澳门,几度风雨,面目依旧宛然。几个人低

肖辉看上去很忙,忙得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,更别说和朋友坐下来吃顿饭了。

郭长义不信他真有这么忙,可几次邀约肖辉都没有到场,这让郭长义在朋友和老婆面前很没面子。

从前肖辉不这样,那时候他刚大学毕业在县里当秘书,只要郭长义一个电话,他不论有多忙都会找借口出来赴约。两个人一喝上话就多了,郭长义是个工人,为人心直口快比较重情义,而肖辉也是性情中人,虽然进了政府机关,但为人一点也不牛气,他和郭长义的关系反而好像比从前更好了。

两人从小是在一条街上长大的,上幼儿园的时候便在一起玩,是江湖上所说的那种铁磁。肖辉的父亲对儿子管教比较严厉,如果肖辉闯了祸就躲在郭家,晚上和郭长义睡一个被窝儿。有一次肖辉尿炕,郭长义怕他不好意思便自己承担下来。

可现在肖辉升官了,当上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,要说忙肯定是比过去忙,但你再忙也该出来吃一顿饭啊!那天晚上郭长义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,这才多长时间啊!他不相信他们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,也不信肖辉能忘记过去。

肖辉上大学那年,郭长义刚参加工作。他把攒了两个月

声闲聊,坐到午后。

雨小了些许,一个人散步回客舍静坐,翻翻书,看面前苍然蜿蜒的巷子。外面有淅沥的雨声,有来往的脚步声,偶尔还有车声人影。窗口一丛花草,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,透着青绿翠嫩。人看着花草,花草也看着人。

易君左写成都的诗,似乎也可以用来谈雨中澳门:

细雨成都路,微尘护落花。  
据门撑古木,绕屋噪栖鸦。  
入暮旋收市,凌晨即品茶。  
承平风味足,楚客独兴嗟。

在澳门没见到过“绕屋噪栖鸦”的景象。常见一种玲珑可人的燕子,腰身一圈雪白的羽毛,比家燕略小,当地人称小白腰雨燕。雨燕敏捷矫健,一群群、一队队唧唧叫,如群蜂出巢,不可计数。

澳门的街头车马喧嚷,行人如织,晴天里,有一些金碧辉煌。不独有易先生诗中说的“承平风味”,更近乎辛弃疾词里的景色:“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”集过前人两句诗形容澳门的况味,以为颇恰当:

喧然名都会,吹箫间笙簧。  
若梦游仙瀛,金宫赤霞烂。

下雨时,灯红酒绿的喧嚣消散了些许。在街头东走西

的工资都给了肖辉。两个朋友在站台上依依话别,互相嘱托,那份感情真的太美好了。郭长义不能再想下去了,他的心在一点一点地下坠,而且有些疼。

老婆曾对郭长义说过,现在人家是官儿了,摆摆架子是正常的!

郭长义为此和老婆争辩起来,他不信当了官儿的肖辉能忘记他这个发小。

为了这件事儿,郭长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在外边吃饭,他怕他的那些朋友问起肖辉,他没法回答。

肖辉一度是郭长义的光荣,这就像开在心中的花朵,本来是枝繁叶茂的,可没承想说枯萎就枯萎了。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,也不允许别人亵渎在他看来已经根深蒂固的情义。其实郭长义并不指望肖辉替他办什么事儿,只要在关键的时候给他撑撑面子,让别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当官儿的朋友便心满意足了。

郭长义觉得必须和肖辉见一面,哪怕是这个朋友不要了,也得当面说清楚。

他接连去县政府两次都没见到肖辉。听下面的工作人员介绍,肖辉自从当上主任以后的确是比以前忙,他负责的工作太多,哪里照顾不到都不行。

从县政府出来,郭长义觉



月光城 散文

## 澳门的雨

胡竹峰

顾,眼前好像变成了黑白色的旧照集,明艳的行人也横生三分朴素,城市在一种昏黄暗淡的光影里憧憬追逐。雨冲淡了澳门的声色,那些时代侵蚀的遗痕渐渐浮现,让人凭吊让人摩挲让人遐想。异国女子擦肩而过的香气,盈耳的市声,一切的声音、颜色、气味在雨丝空蒙中缓缓流动,沉静而朦胧,人恍恍惚惚如坠梦境,似醒非醒的午梦,春天的梦,又像是哈代、萨克雷、巴尔扎克描摹的文字梦。

澳门很多老街,躲开了闹市的喧闹,僻静又古典,像是旧小说插画。下雨时,更别有一番况味。倘或雨不大,每每收了伞,让雨点滴一些在身上。马路偶有浅浅的积水,浮漾湿湿,看上去是亮亮的灰,干净整洁,像块墨玉。迎光则微明,背光即幽暗,有水墨意思,又有禅意。

雨有时会引人一点淡淡的乡愁,澳门的雨只是让我怀古,一时入神。港口的船停了又离开,街巷行人聚了又散。撑把伞在雨中缓缓走着,飘散一缕清逸的古典韵味。不论是黑布伞或是花布伞。伞下心绪总有些闲散意思,闲在形体,闲在心里。几片榕树叶悄悄坠入微雨细风,随后紧贴地上。

得心里好受多了,原来肖辉并不是故意躲他,他真的很忙。

时间过得真快,秋天说到就到了。郭长义想念肖辉,自然也想起许多往事,特别是两人在郊外烤土豆的场景,最近经常在他心里回放:捡一捆树枝把土豆放在树枝上然后点着,等树枝化为灰烬土豆也熟了。可以说那是天底下最好的美食,两人比赛抢着吃,吃饱了便四仰八叉地躺在野外的草地上……

想起土豆,郭长义更想念和肖辉在一起的快乐时光,那天他吃过晚饭在街上闲逛,正好碰上肖辉的车经过。肖辉赶紧从车里下来走到郭长义跟前。郭长义特别高兴,使劲儿地攥着肖辉的手唯恐他离开。肖辉不断地向他道歉说他很忙,并且答应郭长义这个周末一定去他家里吃饭。

郭长义回家便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婆,并说,肖辉是他一生的朋友,怎么会忘记他呢?

接下来夫妻两人开始准备酒菜,但想不到的是周末那天肖辉没来,郭长义从中午一直等到晚上,打电话肖辉也不接。当他确定肖辉不能来时,便一个人喝了起来,他让酒精麻醉自己,把这个朋友忘了。

后来在一次身体检查中,郭长义查出了癌症。

在澳门见过几棵老榕树,粗且大,近前看,只见树干,不见树冠,在鼎沸的市声灯影里寂寂独立。松山一带绿荫参天,榕树须藤低垂,根结盘错蔓延,沧桑又壮观。雨中看古树,雨滴挂在树叶尖,晶莹剔透,慢慢变形,灿然坠下。不多时,树叶尖又聚集了新的雨滴,如此周而复始,分不清旧雨新雨。

那年去澳门,住在海边。清晨早早起来,站在窗前眺望,海水辽阔,雨水也辽阔,像有说不出的心事,滞留着惆怅不肯停歇。看不见繁忙的港埠,几只船悠悠其间,黑沉沉、灰蒙蒙的海平线如雾似烟。

每年故乡春夏之交,难见晴天。雨中看看樱花、梨花、桃花,是十足的情致。雨下得久了,泥路狰狞,也徒生气闷,觉得憎恶。澳门的雨,并不使人厌烦,因为是下下停停,停停下下,不是整月整月的连阴雨,又或者我只是过客,驻足无多。

澳门的雨天,人很舒服。在住宅楼之间小路漫步,偶尔飘来阵阵饭菜香,脂粉香,三五男女施施然结伴而行,街上车子减速了慢慢礼让过路客。迎面走来的行人,擦肩而过的刹那,把雨伞斜斜歪向一边,彼此相视,莞尔一笑,寻常岁月的礼乐风景最让人低回。

住院期间,郭长义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了,他恨肖辉,可又经常想起肖辉。

肖辉听说郭长义患了重病,便万忙之中挤了时间到医院探望郭长义。当他刚走到病房门口还没等进去时,接了县长的一个电话,就急匆匆地走了。

肖辉怎么也没有想到,这匆匆地一走,竟是永远的诀别,从此世间再无郭长义。

郭长义的墓地在一座山岭的下面,很安静,四周开满了野花。烧“头七”那天上午,郭长义的老婆来祭奠郭长义,发现墓碑前放着一堆烤土豆,她急忙抬头向四周张望,就看到了一个人的背影,这个背影是肖辉。

就在这天的下午,县长被查。几天后,肖辉也被组织部门免去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职。肖辉那天到医院探望郭长义,在病房门口接到的县长那个电话,是他人生转向的致命一击。

那个电话是县长让他去宾馆,帮他代取一个商人赠送的礼品箱。后来肖辉才知道这个所谓的“礼品箱”,其实是一箱行贿款。

肖辉挺遗憾地想,那天为什么就不能和县长说,自己倒不开时间,正在医院探望重病的发小呢!

如果说了,这场倒霉运会不会云消雾散呢?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## 方向

袁炳发